

臺灣文學叢書

民族志鄉土

尉天驄 著



民族是我們生活的明燈
鄉土是我們歷世的根源
爲了生存及勝利
我們需要團結、自強和自立
更需要瞭解與進步
是全面並且不斷的進步

■縱橫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十月

民族與鄉土

尉天驄 著

民族與鄉土

出版：縱橫出版社

九龍中央郵箱七零八號

作者：尉天聰

承印：發展輔佐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木星街七號

電話：七一式式〇三（香港）

¥5.40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十二日

定價：港幣十三元

民族與鄉土

目錄

五 ■ 代序：「那殺身體不能殺靈魂的，
不要怕他！」（陳映真）

第一輯

- 九 ■ 即使荒原，也該變成沃土
- 二五 ■ 甚麼樣的人甚麼樣的文學
- 三五 ■ 什麼人唱什麼歌
- 四七 ■ 個人的藝術還是衆人的藝術？

五五 ■ 吳宮何以變成古邱？

六一 ■ 談境界

六五 ■ 聞歌有感

六九 ■ 請歷史來作證人

七三 ■ 走出塔的困難

七七 ■ 吳稚暉與泰戈爾

八二 ■ 僅止於情趣嗎？

八六 ■ 漁火與雙重人格

八八 ■ 從洞穴到人間

九三 ■ 一些疑惑

九八 ■ 死亡與救贖

一〇三 ■ 也談「停紅燭」

一〇七 ■ 談「趙氏孤兒」

第二輯

一一七 ■ 我們的民族・我們的文化

• 錄目 •

- 一二七 ■ 一位德國朋友引起的感想
- 一三三 ■ 熱愛鄉土的屈原
- 一三七 ■ 鄉土文學與民族精神
- 一四一 ■ 我們需要那種鄉土文學？
- 一四五 ■ 建立文學中的健康精神
- 一四九 ■ 欲開壅蔽達人情，先向詩歌求諷刺！
- 一五六 ■ 民族文學與民族形式
- 一七五 ■ 讀王貫英老人的詩
- 一八三 ■ 願文化中心不要流於裝飾品！
- 一八六 ■ 王禎和小說的現實意義
- 一九一 ■ 一種喜悅
- 一九六 ■ 白光引起的感想
- 一九九 ■ 苦悶與追尋
- 二〇三 ■ 老殘的餘孽
- 二〇七 ■ 從兩件事看買辦文化
- 二一四 ■ 怎樣才能不是淫書？

- 二一六 ■ 歷史學者的墮落
- 二一九 ■ 畫家與草地郎
- 二二二 ■ 考季的感想
- 二三〇 ■ 草地郎與臺北
- 二三六 ■ 抗戰歲月
- 二三九 ■ 家在何處

附錄

- 二四五 ■ 五四，與我們同在！（李行之）
- 二五六 ■ 文學爲人生服務
- 二五九 ■ 中國文學往何處去？
- 二七八 ■ 一步一步踏進現實的世界（王拓）
- 二八五 ■ 後記

「那殺身體不能殺靈魂的，不要怕他！」

— 代序 —

· 陳映真 ·

尉天驄兄在成功中學的時代，高我一班。在學校的時候，他並不認得我，只是他在校內的文藝活動中素來活躍。是「衆人識得和尚，和尚不識得衆人」罷，我却早就知道他。然而當時却怎么也料不到：我會經由他的雜誌，變成一個弄文學的人。

大二那一年，是我半生中最困窘的時候，寄腳在一家教堂中的小房間。忽有一日，中學時代的同學尤君來訪，竟是來向我邀稿的。我把「短篇小說」課的英文作業，用中文重寫過，這便是發表在「筆滙」上的處女作「麵攤」。見到主編尉天驄，是這以後不久的事。

這以後，便陸陸續續在「筆滙」上發表幾篇生澀的小說。我是一個「創作慾」並不旺盛的人。回想起來，幾乎從來不曾有一篇是因為奈不住泉湧的寫作衝動寫出來的。

· 序代 ·

「這一期不論如何要有你一篇！」

「遲幾天沒關係，我可以等。」

就是這樣死催硬逼之下，我寫了一篇又一篇文章。筆匯辦了一年多就停掉了。這時，另外有一個年輕的文學同人雜誌「現代文學」，也有人來約稿，可是總覺得自己是「筆匯的人」；是尉天驄的「班底子」，怎也不想爲它寫。終於爲「現代文學」寫稿，是一位也曾是「筆匯」的指導者的姚一葦先生參與了「現代文學」實際編務以後的事。

民國五十五年，老尉又出來編雜誌了。我們在武昌街一段的「明星」聚頭幾次，便誕生了「文學季刊」。

無論如何，誰都不能否認，「文學季刊」是一個豐收的文學雜誌。幾些今天正值盛年的、戰後在臺灣成長的小說家，就是在這個苗圃上發芽、生長的。也許有人說，這是「風雲際會」吧！但我個人却以爲：主編尉天驄關懷和愛護同人的那一份懇摯的熱情，無疑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二十多年來，文學刊物並不在少。但似乎從來沒有一個文學刊物能一時聚集那麼多的作家。即使對於「其生也晚」的文學青年，「文學季刊」也一直是一份富有創造性的，令人嚮往的懷念的文學刊物。

五十七年仲夏，我驚鴻遠行。不數月，我忽然接到尉天驄的一份法律性文件。展讀未竟，我

已鼻塞眼熱。

「驢子，啊，好傢伙，驢子……」

我喃喃自語，漱漱淚下。我想，世上有所謂朋友之義者，大約也不過於此吧。這篇文件，及至我返鄉之後，才知道曾以「一個作家的迷失與成長」爲題，發表在當時的「大學」雜誌上。

天聰憨摯的友情，雖然不曾改變我流落的行腳，然而竟穿過極大的憂懼和不可想像的阻隔，使我在那一片閒寂的絕谷中，千萬個意外地聽到那友愛的聲音，直接申訴於時代。而我也理解到：在那一剎那，他的聲音，已經超出了私人的情誼。

翌年，我在客旅的途中收到離家後新出的「文學季刊」，親切之感，不異收到家人寄自千里之外的家書。又翌年，在漫天季節風的荒陬的客中。收到尉天聰所編的「文季季刊」。在「當代中國作家的考察」一欄的扉頁上，我讀到這些句子：

二十世紀的中國何其幸運，他遭受的挑戰如此之多！

他必須面對封建社會殘留的病根，和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帶進的殖民地流毒，來矗立起自己作品的中國基礎；

他必須面對中國民族的苦難，從事反抗專制集權和恐怖政治的戰爭，來建立自己作品的中國精神。

因此，他不再是個書齋中的作家，和這社會上的享成者。他必須走入社會，剷除自私，關心別人，而且要不斷地在現實中學習，學成爲一個中國人。

二十世紀的中國作家何其幸運，他遭受的挑戰如此之多！

記得我是何等激動地瞭望窗外故鄉的方向。我知道，在那兒，人和事物都在變化；我彷彿看見了天聰和一些未曾相識的年輕的朋友們鷹揚的意氣。

從「筆滙」到今天，是一段漫長的歲月。以私人說，固然經歷了一些事物，就臺灣的中國新文學說，也是一段發展和成長的時期。在這個時期中，以及以後可以預見的時日中，尉天聰這個名字，代表着團結、代表着熱情、也代表着進步。

自然，從七〇年代初年新詩論戰的時代以迄於今日，「文壇」上一直有這樣或那樣地以「扣帽子的能力很強」自詡的教授、作家、詩人、藝術家和評論家們。那麼，天聰，讓我送你一句拿破崙人耶穌說過的話：

「那殺身體不能殺靈魂的，不要怕他……。」

是的，不要怕他。

並且輕蔑之以最冷，最深的輕蔑！

選自「出版家」第五七期，一九七七年五月

• 土沃成變該也，原荒使卽 •

卽使荒原，也該變成沃土

一、卡繆的挫敗

在一本書裏曾經讀過類似這麼一段的報導：

一九五六年一月，當法國與阿爾及利亞的糾紛鬧得正兇的時候，曾經因寫過「異鄉人」與「瘟疫」等小說而知名於世的人道主義者卡繆，受法國政府之託，從巴黎回到阿爾及利亞。說他「回」去，是有原因的，因為阿爾及利亞是他的出生地，他在那裏長大，受教育，並且很多作品都以這塊土地為背景。然而，阿爾及利亞並不是本來就屬於法國的；當地的阿爾及利亞人是北非洲的一個種族，他們有自己的信仰和生活方式，也有自己的語言和文字；然而，自從工業革命發生

以後，歐洲人爲了尋求資源和市場，便開始有計劃地向海外殖民；在這種情況下弱小的阿爾及利亞自然逃不過被奴役的命運。殖民地建立以後，很多法國人就遷到當地居住，他們以統治者的身份，住在高級住宅區，並且控制着當地的政治和經濟；當然有的也從事文化教育的工作。然而，在他們統治之下，大多數土著却過着痛苦的生活。也就因爲這樣，當地的反抗總是不停地出現，後來越鬧越大，弄得法國政府非常年派駐大批軍隊鎮壓不可。

卡繆到達阿爾及利亞之時，正是當時的民族戰爭最蓬勃的時候。他以與阿爾及利亞的關係作招牌，向阿爾及利亞人演講，要他們好好地以當法國人爲榮，並向他們宣揚人道主義的思想，呼籲他們停止戰爭和對抗。然而，出乎他意料之外的，阿爾及利亞人回報他的竟是憤怒和嘩然，在蕃茄和雞蛋的攻擊下，最後他只好沮喪地逃返巴黎。

卡繆已經死了將近二十年了，但是他的這一段歷程仍然可以提供很多人作爲參考。卡繆失敗了，因爲他只活在用自己的規範所解說的世界裏，而不知道在自己的規範所解說的那個世界之外，真正的大多數人正怎樣地生活着；也就因爲這樣，當他用自己的標準去觀察別的事物時，他雖堅持着自己的人道主義，却看不到在自己這種法蘭西人的人道主義下阿爾及利亞人正受到非人道的待遇；所以，一與現實接觸，就不可避免地要處處碰壁，事事落空了。

事實上，豈僅卡繆如此，很多人也經常會遭遇到類似的情況。譬如，有很多從事藝術工作的

人，由於自己一直住在都市裏，在聲光電氣的設備下自認為竹籬茅舍的生活很舒服，於是當他前往鄉村探訪的時候，還沒出發就已先用自己的尺度對將要看到的事物作了構想。也就是說，他是用將要看到的事物來填補、滿足他對竹籬茅舍所作的夢想，而不是在誠懇地認識那些鄉村的真實情況之後再提出他的看法。於是，一段鄉村的考察，對他來說，看到的仍然只有自己。以至於他雖在自己的作品中努力着去描繪一個破落的小鎮，他看到的仍然只是自己內心所夢想的田園風味，而認識不到當風來雨來，滿街都是泥濘之時，那些「田園中」的人過着怎樣的生活。同樣的，當面對鄉村裏一位齒危髮禿、蹲在屋簷下用沙啞的嗓子歌唱的老人時，他所看到的只是一幅類似葛天氏之民的行樂圖，而認識不到那位老人為衣食缺乏所生的憂愁；甚至，在他的欣喜下，老人用了幾十年的、已經滿佈裂紋的轆子，也成了他那靜物寫生的對象。這樣，如果他還要對鄉村建設提出意見，也就必然地要遭到失敗了。

不但藝術工作，有時人們的感情生活也會這樣。在目前臺灣的大學裏，我們往往會發現這種情況：由於六年中學教育的男女分校，很多多少男女就透過通俗小說、古典詩詞、或是電影電視來想像他們未來的異性伴侶；因此，當他們一進入大學，接觸到異性朋友，那位異性朋友的性格和作為都已經早在自己心中塑造好了；如果他們以為外型瘦長的人一定具有詩人的氣質，就把詩人的氣質硬加在一位毫無詩人氣質、外表却瘦長的同學身上；以為長髮披肩的少女一定多愁善感

，就把多愁善感的性格硬加在一位婆婆媽媽但却長髮披肩的同伴身上；因此他們的夢想一接觸到現實，很輕易地就會感到失望，甚至爲之感傷唏噓悲痛起來。記得幾年以前，曾在一份文學刊物上讀到這麼一篇短短的小說：一個年輕人倚着旅館的窗子嘆息，睡在床上的是一個女子；年輕人自言自語說：「這難道是世界上最快樂的事嗎？它却是如此骯髒乏味。如果這就是最快樂的事，別的還算得上甚麼？」而在那天下午，這位年輕人便自殺了。

很明顯的，這個年輕人之所以對性愛抱持如此的失望，也許就因爲他還未曾結交異性之前，就已經從「溫香暖玉抱滿懷，春至人間花弄色，露滴牡丹開」一類的文學描繪中，先把這件事塑造成「世界上最快樂的事」，而不是在現實生活和彼此的工作與興趣中，先有所認識，然後再從一步步的了解中建立起真正的感情；結果在世界上事物不能適應他的構想，便只好讓自己的夢幻白白地扼殺掉自己的生命了。

在這種情況下，把個人活動的天地拉大是不是就會好一些呢？

事實上，也不盡然。古人說過，一個人要有所成就，應該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然而，我們也經常看到一種情況：有些人雖然讀了萬卷書，也行了萬里路，最後透過那些書本和旅途，他所見到的仍然只有他自己。爲甚麼會如此呢？因爲在整個世界中，他所承認的只有自己心中的那個道理和標準，於是當他讀書或旅行時，外在世界的一切都不過是他那種消理或標準的註解而已，

• 土沃成變該也，原荒使卽。

而不知道在他所接觸的世界，和他的那些道理標準之外，還有另一些與自己不同的世界，和另一番屬於別人的道理和標準。因此，當他用自己的道理和標準去衡量別人的世界時，便會出現格格不入的現象。在明朝人的筆記裏，曾經記載着正德皇帝的出遊，當他在長城附近看到一羣挖野菜的老百姓時，他便把自己構想的風調雨順拿來和這些老百姓結合在一起了；於是，他要臣下爲他送上那些老百姓吃的一碗野菜羹，以便與民同樂；那知野菜羹一沾上嘴唇，他就無法再嚥下去。可是，他並沒有因此而了解到事實，反而對臣下說：「這些老百姓也真好笑，甚麼東西不好吃，偏要吃這些東西！」與此相同的，很多人還沒有到達一個地方，他對那裏的事物就先有解說了；例如，他還沒有到達貴州雲南一帶地方，就先用自己的心中的蠻荒景象解說那裏的一切了；這樣，要他到達那個地方之後能够毫無歧視地認識那裏的勤勞和樸實，也就不容易了。尤其在目前這個大眾傳播非常發達的時代，世界上很多地方我們還沒到達，就已經先有了別人所傳達過來的印象。於是，有些人還沒有到達美國的南方，就已經先在那些黑人的身上蓋上了暴亂、骯髒的標誌，如此，要他們透過那些黑人了解他們奴隸一般的命運，和他們解除這種奴隸的命運所作的奮鬥，當然也就非常困難了。

就這樣，很多人雖然活在世界上，却與人類的歷史以及他四周的現實隔絕了。於是，當面對世界上的問題時，他便沒有辦法，也沒有力量去加以解釋，因爲既然已經與現實隔絕，在不了解

的情況下只好把每一件事孤立起來去看，然後拿「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說法，把世界上的人和他們的喜怒哀樂，都看成一樣。事實上人的處境既然形形色色，各人的想法和道理就有了各式各樣的形態；皇帝也有痛苦的時候，但那絕對和種田的老百姓不一樣的；窮人家的女兒雖然也會在秋天裏發愁，但想的絕不可能是「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而且在這個互相關連的社會裏，每個人的行為都多多少少地不能不牽涉到另外一些人，於是，詩人要滿足「斜風細雨不須歸」的情調，別人就只好忍着饑寒在江上淋雨；這一方面滿足詩情，另外一方也在饑寒、淋雨中感到快樂，那是無論如何也辦不到的。不僅如此，就同一個人來說，他的行動和思想也是隨着前後立場的不同，而會有所改變的。譬如同是乘車，當他站在站上候車時，一定盼望開過來的車子每一部都停，然而等他一搭上車子，面對車廂擁擠的人羣，却又希望車子儘量少停了。日常生活這樣，對事物的觀念也是一樣。在農業社會裏，節約是人們共認的美德，到了工商業社會，最大的消費往往成爲個人無比的驕傲。貞節牌坊是上一代女人的榮譽，下一代的婦女却會把它當成恥辱。這樣看來，很多人雖然獻身於人道主義的工作，並且透過哲學、文學、藝術、社會科學等等，想把無數的年輕人教育成有用的人，但由於他們不知道那些年輕人正遭逢甚麼樣的境遇，以及他們目前的現實是如何造成的，結果所宣揚的真理也許就成了空洞的口號和教條了。